

# 朝九晚不归



吕魁  
著



作家出版社

朝九晚不  
归

吕魁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九晚不归 / 吕魁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063-8259-5

I. ①朝…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1662 号

## 朝九晚不归

---

作 者: 吕 魁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mailto: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05 千

印 张: 8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259-5

定 价: 3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录

---

托斯卡纳	/1
我们的女神	/23
朝九晚不归	/53
火车要往哪里去	/79
莫塔	/97
散伙饭	/151
去乌兰巴托	/175
把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204

## 托斯卡纳

### 1

去年，或许是前年，总之我记忆中护城河边的垃圾场荡然无存，像童话故事里的巫师挥动魔法棒，取而代之的是托斯卡纳——全市最奢华的高档小区。复式独栋、车库泳池、英式管家、私家园林，诸如此类广告语高频率、大密度地出现在各种传播媒体上，海陆空三维立体全方位轰炸宣传，想不记住都难。

我去过那儿几次，都是去找大钱或被大钱带进去的。漫步在人工开凿的“天鹅湖”畔，一想起脚下的鹅卵石小路下没准还埋着尚未腐化降解的垃圾，我就哑然失笑。再看楼盘宣传片则彻底笑出声来：依山傍水，欧陆风情，毗邻高等学府……这些套词吸引外地人来此投资安家不成问题，但对我这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来说，则是个还算不错的冷笑话。欧陆风情暂且不表，所谓依山傍水，说穿了其实是背靠二十世纪末开采金矿、如今早已荒废的南山；干涸的护城河像进入风烛残年却尽职尽责的老用人，绕着小区外墙吃力地流淌；而高等学府无非是几个大专技院，以及一所高中的分校。小区四周飘散着古怪的气味，有人说那是金子的味道……

托斯卡纳大小户型总共一百余套，大钱占了三套，而他整个家族则买下东面向阳的那两排所有大户型，面积占整个小区的七分之一。我曾坐在大钱路虎车的副驾驶位子上，半开玩笑地说，干脆搞个园中园，找几个工人在空地上弄个中式仿古门，砌道墙，朱红木

门外搁俩滚绣球的石狮子，门上挂灯笼，再找个书法家求幅墨宝，写上繁体的“钱府”二字，烫金制匾，挂在门楣。冬季落雪，秋日结霜，就像古代大户人家那样。大钱嘴角上扬，眯着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嘿嘿傻笑。他自始至终没接话，叼着烟卷，直视远方，手指随着车内激昂的摇滚乐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不止是家乡的托斯卡纳，远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大钱和他的亲戚们依旧住同一小区，只不过由对门改为楼上楼下。该楼盘位于西二环，若不堵车，一刻钟内便可到达天安门广场看升降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当初促使大钱购买那些房产的主要原因。那个高档社区无论硬件软件都远超托斯卡纳好几个档次，可大钱却只把它当作每次来京办事住的酒店，他坚定地认为托斯卡纳更有家的感觉。

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托斯卡纳，大钱的私属庭院内，我和他各躺一个摇椅，喝着冰啤酒，逗着湖里不知从哪儿买来的黑天鹅。我问了大钱一个我自己也不确定的问题，你说真正的托斯卡纳究竟在哪儿？

真有这地方？大钱反问我。

应该有吧，要不这名儿从哪儿来？

在美国。大钱咽了口啤酒，音调上扬，目光笃定。

美国吗？但你这不是欧陆经典吗？我手指不远处的灯箱广告牌，抽出一根烟给大钱。大钱接过去深吸一口，朝半空中吐出一个不规则的烟圈说，在巴黎。

法国？我半信半疑。

对，法国，离巴黎不远，托斯卡纳，海边小城，盛产葡萄酒的地方。大钱说得自信。他倒满啤酒，愉悦地与我碰杯，就好像此刻我们置身于真正的托斯卡纳酒庄。

## 2

我与大钱的友谊能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钱是墨县人，高二上学期转学而来。大钱的老家墨县，省级经济强县，进入本世纪以来，时不时以或正面或负面的新闻出现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就连国外各大媒体都纷纷报道过。这一切都得益于祖先恩赐：偌大一个国、一个省，却将几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煤炭资源独独藏于墨县地下。在墨县，但凡和煤沾边的人财富都成倍激增。昨日还是工厂钳工、小学老师，只要胆识过人，敢借款下本赌对煤矿，一夜之间便身价暴涨，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有了钱的墨县人多数如其祖辈一样，低调本分，克俭持家，但还是有些煤二代，比老子会赚钱，但更比老子会享受。他们以“人生苦短，及时享乐”为信条，除了竞相攀比购买名车、四处购置豪宅外，还干过“山路交通不便，购买飞机代步”“为争夺某二流女星芳心一掷千金”等蠢事。然而就是这些人，莫名其妙地成了墨县甚至我们省的代名词。

不过这都是近些年的事了。读高中那会儿，所有人都呆头呆脑，穷得兜比脸还干净。那时候我对富人没有明晰的概念，只知道大钱家乡产苹果也产煤，仅此而已。同时，在大钱身上也看不出半点有钱人的气质。首先，从外貌来看，大钱个儿不高，寸头，略胖，无处宣泄的荷尔蒙憋出一额头青春痘。他不喜名牌，更不讲究吃喝，常和舍友结伴去食堂打饭，水房排队打水的队伍中也能时常见到他手提暖壶、满头大汗的窘样。

高考前夕，备考无望的差生中，家境不好者已留心南方工厂的招工信息，准备自谋出路；家庭富裕、父母为官的，则喝酒打牌，去录像厅、台球室消磨时光。大钱成绩不好，每次模拟考都是倒数几名，可他没有自暴自弃，数学、英语学不会，就趴在桌上念古文、背历史，学累了就抱着足球去操场和低年级的学生踢上一会儿。

高中毕业后，在我再一次见到大钱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落日余晖中，他身穿AC米兰球服，拖着敦实的身体，一脸不服输地追着球跑。正式踢起比赛来，身穿3号球服的大钱和他的偶像马尔蒂尼一样踢左后卫，尽管他的外形和球技与伟大的马尔蒂尼相去甚远，但我们还是喜欢叫他“钱尔蒂尼”，至少大钱在场上顽强的作风以及不知疲倦的奔跑还是令人钦佩的。

高中时期的大钱似乎偏爱穿球服，那年头足坛球星云集，高考时又正逢世界杯，男生们都有各自喜爱的球队，穿球衣以示支持不足为奇。而像大钱那样，隔几天就换一套不同俱乐部球服的，却没有几人。米兰双雄、曼联、皇马等豪门俱乐部的队服大钱都穿过，且一穿就是一身，专业程度毫不逊色职业球员。但这也没让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毕竟球服多为本地小型服装厂加工仿造，一套也不过百八十块。大钱不去游戏厅，也没早恋，省几周早饭钱满足收集球衣的爱好也在情理之中。直到好多年后的同学聚会，老同学们回忆读书时的趣事时，我听到同样也喝了不少的大钱追忆说，那些年，他穿的那些队服全都是欧洲原厂正版出品，多是他家人出差到北京、上海品牌专卖店购得，每套至少千元。

### 3

高中毕业后我就再没见过大钱。确切地说，高中还没毕业我就没再见到他。高考前几天他就没再来学校，最终是放弃了高考还是如传言所说，他雇枪手替考就不得而知了。那年七月，我考到南方海边一所二本院校，学了四年经济学。大学毕业随当时的女友北上京城，在一家外企做了一年半财务工作。无奈赚钱太少，买不起房，女朋友暗中找了个有车有房的北京土著，理所当然地和我分了手。我痛定思痛，为了改变命运，现实点说，是为了能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及一纸户口，我决定辞职考研。玩命苦读外加稍许运气，我一



举成功，研究生一读又是三年。这期间，在学校食堂、街边小馆，我陆续接待过数位来北京出差、游玩的高中同学。老友相逢，能聊的也只剩往日时光，追忆青葱岁月。每次说完昔日班花近况，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提到大钱。讲述人一口一个钱总，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这让我恍惚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他们口中的钱总就是当初那个独来独往、寡言少语、喜欢踢球和发呆的大钱。

听得多了，我也就渐渐梳理出大钱的近况：高中毕业后，大钱去了澳大利亚，不过究竟是读了几年预科、未混下文凭，还是一举拿下学士学位后学成归国，就暂无定论了。他在澳洲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因一场车祸意外身亡，身为长子的大钱毫无心理准备，匆忙回家，继承家业。在此之前，他只是知道家里有煤矿钢厂，真等他继承了这一切，成了公司的董事长，才确切清楚自己身家几何。

大钱虽不像商战片里少东家那样毕业于名校金融系，但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他，与其家族那些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叔叔表哥们相比，俨然称得上是专业精英。大钱掌管整个企业后，实施的系列整改措施很好地证明了他的能力和学识。他先是从深圳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将作坊式的家族企业建成现代化的公司。接着，他又说服和其父亲同时期创业的公司元老、家族长辈，拿出大笔资金投入此前从未涉足也并不被人看好的资本市场。大钱选股独到，入市神准，又正好赶上千载难逢的大牛市，一年下来赚得盆满钵满，收益毫不逊色于煤矿产值。这下迅速提升了大钱在公司中的权威，先前那些质疑者集体噤声，而市里乃至省里的媒体对大钱竞相采访报道，溢美之词层出不穷：“少年股神”“资本市场的哈利·波特”。但大钱头脑清醒，并没骄傲自满，他把目光又投向了娱乐服务业，相继在县城乃至市区投资入股多家酒店、KTV、洗浴中心等。五年不到，大钱的产业遍布全市各县，为本市每年GDP增长做出卓越贡献。

当我和多数同龄人还在为生计奔波时，大钱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商界才俊。即便如此，大钱还是尽可能地低调内敛，以至于很长一

段时间都没有人知道本地神秘新贵就是自己高中的同班同学。若不是在市财政局工作的我们的老班长，在大钱旗下的酒楼用餐时认出了他，恐怕还是不会有人相信，如今的钱总就是当初那个普通到让人毫无记忆点的大钱。

钱总就是大钱的消息很快在同学圈中传开，大家在惊诧之余更多的是喜出望外，似乎有了这么一个富翁同学，自己撞运发财是早晚的事情。从此，每个人都十分肉麻地和大钱套近乎，都努力地记忆深处挖寻与大钱有关的陈年往事、点滴细节。就连只在读书时一起踢过几场球的邻班校友，都敢到处宣称自己和大钱是患难之交。据说，真有人打听到大钱的联系方式，开口就向他借钱、要项目、托他找工作，就好像大钱是万能且慷慨的救世主。大伙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在这四方小城，只要大钱点头答应，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此外，婚丧嫁娶、同学聚会更是以大钱的酒楼为据点。母校五十年校庆时，众人以班级的名义捐赠了一座两米来高、寓意“桃李满天下”的镀金雕塑，以谢母校培育之恩。当然，说是集资，实际上出钱的只有大钱一个人。

大钱想低调也低调不成了。市电视台、报纸上每隔几周就能看到有关他的新闻报道，以他名字命名的各种爱心基金、公益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茶余饭后，酒局牌桌上人们热衷八卦大钱的私生活，猜测大钱究竟继承了多少家产，又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多少财富。如果本市出版一本娱乐周刊，那么大钱会毫无悬念地期期上封面。我远在北京，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乡探亲，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财富悬殊，我都以为我和大钱此生注定不会再有交集，可没曾料到，因为一个女人，我与大钱再度相逢，而且越走越近，最后竟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

## 4

再次见到大钱是北京奥运会前夕，我们班长的婚宴上。大钱一出现，风头完全盖过新郎，人们争先恐后地站起身，像追星一般挤到他身前与他握手寒暄。我坐在靠角落的那一桌，左手捂耳，手机紧贴在另一只耳朵上，满头大汗地听着手机里远在香港的老总训斥，唯唯诺诺连声认错。刚挂线，正欲爆粗口发泄心中不满时，肩膀不知被谁重重拍了一下，毫无准备的我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

马山，大记者，还记得我吗？我可没忘记你。

迎面而来的是一张自信又不失谦卑的笑脸。我与他握手，一边干笑应和，一边在脑子里将这张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面孔与当年老同学的名字一一对应。这时，一位精心打扮过的女同学救了我，她一摇一摆地走了过来，说，钱总，有日子没见到老同学你了，真是日理万机啊。

钱总你好。我恍然，与大钱握手，像是被领导接见。

你就别跟着他们瞎起哄挤对我了，我听着别扭，太陌生，有距离感。大钱摆了摆手，制止我像刚刚摇曳离去的那位女同学一样称呼他。叫我大钱，或者像当年一样叫我“钱尔蒂尼”，我喜欢这个外号，好多年没人这样叫我了。

十年没见，大钱胖了许多，头发有些稀疏，凸起的肚腩把有质感的白衬衣顶出一弯弧线。挂在小腹中央的Gucci皮带扣锃亮耀眼。

告诉我你的手机号，晚上给个面子，老同学好久不见，吃个便饭，聊聊天。大钱从上衣内兜掏出他那价值数万的Vertu手机，输入我的号码。

我明天一早的飞机，这次就算了，下次等你来北京，我去找你。

知道你忙，可你明天早上的飞机和今天晚饭有什么关系？等我电话，我来安排。大钱拍了拍我的肩膀，径直向前方走去。

我想不出大钱约我的目的何在，大钱应该知道我只不过是在京城某二流财经杂志混口饭吃的文字记者，若是想让我帮他或他公司写篇软文肯定指望不上，也没那个必要。莫非真如他所说，只是单纯的老友重逢，叙旧闲聊？待新郎偕新娘到我所在这桌敬酒时，我的手机适时振动，是大钱的短信，他说，晚上六点半，晋府，到时我会派司机去接你。我起身透过人群向主桌望去，大钱的座位空空荡荡，餐具原封不动，摆放整齐。

## 5

说真的，若不是大钱请客，我真不知道也无法想象，短短几年，中国中部一个不起眼的三线小城竟然有如此奢华高档的私家会所。

车开出城差不多十余里地，一栋极具历史感的院落安静地坐落在一片金黄色的麦田深处，看样子似乎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庭院内装修十分讲究，一眼看去还真辨别不出那些瓷器、家具是现代仿品，还是价值连城的老物件。院内灯火通明、雕梁画栋、曲径通幽，身着缎面旗袍的迎宾小姐个个身材高挑，面容姣好。

在领班的带领下，我来到一间半古不新的厅房。她清了清嗓，音色甜美地朝房里喊道，钱总，您的客人到了。房门应声而开，金碧辉煌的大厅内，如帝王般的大钱坐在一米多高的龙椅上讲着手机，见我进来，他冲我颌首微笑，示意我坐到他右手边的位子。

偌大的包间内，用餐的只有我、大钱以及大钱的司机，服务员却有五六个。我刚一入座，两个女侍者又是给我摆餐具，又是给我宽衣，搞得我受宠若惊，极不自在。我瞥了一眼大钱，他继续讲着电话，很自然地抬起双臂让女侍者将餐巾掖在衬衣领上。

你还是老样子，没怎么变。大钱的手机几乎就没消停过，他趁着接完一通电话的间隙起身与我碰杯。

你也没变化。我仰头喝干大钱倒给我的满满一杯白酒，不，你

还是变了。我停住，大钱也抬起眼睛，疑惑地望向我。你越来越低调了，都身为钱总了还这么平易近人，没有忘记老同学，太不像话了。

你还是那么能说，不愧当了记者。大钱拍打我的肩，豪爽地笑出声来。

大钱的话并不多，更谈不上有钱人的张扬，按照心理学，他可以被归类为防守型性格。与多数老同学不同，大钱既不追忆读书时的美好时光，也不感慨青春不再，他除了接电话，就是与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间或礼貌性地询问我几句近况。

你现在还踢球吗？

早不踢了，赚钱都来不及，哪有那闲工夫。我拧灭烟蒂说。

那球也不看了？还喜欢曼联队吗？

我咀嚼海参的同时摇头。大钱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点上一根烟说，我也不踢了，跑不动了，不过闲下来有空时我还是会看看球赛，德甲、西甲、英超都喜欢，中超、国足从来不看，一帮窝囊废，越看越搓火，净他妈黑哨假球。

还是AC米兰球迷？钱尔蒂尼？多喝了几杯的我放松下来，搂着大钱的脖子，就像高中时并排坐在草地上那样。

我们钱总是忠实的AC米兰球迷，去年欧冠决赛，钱总推掉一切工作应酬特意飞去希腊，亲临现场目睹米兰夺冠。大钱的助理兼司机，那个大个子平头男插话说道。

我朝大钱看去，他调出手机相册，画面上的大钱身着AC米兰经典的红黑条纹队服，背靠奥林匹亚体育场，手比V字形，开心大笑。

钱总可是米兰的铁杆儿球迷，他精辟地总结了AC米兰球队的队魂——顽强拼搏，奋斗不息，并且把这八个字贯彻到整个公司，成了我们的企业文化，每一个员工都深受感染……平头男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从足球扯到公司治理，又从公司治理聊到国际经济、能源价格、东亚政治格局，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大钱也没有丝毫制止他的意思，任他海阔天空说个不停，偶尔很有威严地补充几句。我

在一旁埋头吃着各种名贵料理，心想，要是在古代，这小子一准会成为出色的门客或是得宠的师爷。

这顿饭如同大钱本人带给我的感觉一样，表面低调，暗藏奢贵。几道凉菜是由北方不常见的蔬菜调拌而成，两例精致主菜的价钱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们喝的是陈酿年份比我年纪还久的高度白酒。大钱及其助理并没有要翅鲍，取而代之的是两大碗优质羊肉面以及切好洗净的蒜瓣葱段。最后一杯酒喝光，果盘上桌，大钱依旧有一搭没一搭地东拉西扯，我脸上赔着笑，心里还是找不出他请我吃饭的理由，索性抽着他给的烟，喝茶醒酒。

你和马伊娜这几年还有联系吗？趁助理出门结账，大钱低下头用毛巾擦手，貌似不经意地问我。

我的大脑中放空数秒，才回想起大钱说的马伊娜是谁。那是个相貌平平、穿衣打扮颇有几分民国范儿的女文青。高中时无论大小考试马伊娜一直稳居前三甲，大学时马伊娜和我同城不同校，高中时我和她算不上很熟，互动也不多，但初到陌生城市，又是老乡兼同学，自然联系频繁。大一、大二那两年，每逢节庆假期或老乡聚会，我们都会叙旧聊天。大三下学期，我谈了女朋友，又弄丢了手机，和马伊娜失去联络。直到前两年在北京的一场同学会上与她再度重逢，彼时她已是人民大学博士，且出版了多本学术著作。

听说她目前也在北京，你和她还有来往吗？大钱双眼半眯，透过弥漫的烟雾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我没她的新手机号，不过找到她问题不大。我低头咬了口西瓜，怎么也没法将大钱和马伊娜这两个完全处于不同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实在搞不懂他为何要找她。据我所知，大钱早已成家，况且像他这样的人，平日里肯定不乏主动献殷勤的姑娘，按常理来说不会缺女人。

也没什么，都是老同学，这么多年不见，就想找到她叙叙旧，聊一聊天，就像你我此刻这样。你可别想歪了。大钱像是看穿了我

的疑惑，用牙签插了一瓣哈密瓜，不问自答。

我心领神会地冲大钱挤眉弄眼，借着酒劲向他许诺，明天一回北京我就立刻去找马伊娜，一定会把你的问候带到。

也不用这么着急，你先忙你的，只要能联系得上就好。看样子大钱似乎很满意我的表态，仰头将桌上最后一杯酒喝掉。

饭后，大钱又邀我去他旗下的娱乐城唱KTV，三四个女孩花插着坐到我和大钱中间，极具服务意识地为我们倒酒点烟。大钱脱掉西装，只手叉腰站在空地中央，动情地唱着《爱江山更爱美人》。姑娘们显然对大钱唱的老歌提不起兴趣，她们像一个个美丽花瓶，安静地坐着，不时鼓掌称赞，露出职业笑脸。我喝了几杯啤酒，渐渐有了困意，大钱助理凑到我耳边告诉我，接下来去泡澡泡脚吃夜宵，他说但凡贵客大钱都会如此安排。

翌日清晨，大钱陪我吃完早餐又亲自开车送我至机场。分别时递给我个信封，我接过一捏，厚厚一沓钱，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大钱不容我多说，执意塞进我的行李箱，说是连本带利还我高中时借给他的一百块钱。

## 6

我没费什么周折就联系上了马伊娜，约她在人民大学西门外的咖啡馆会面，她很爽快就答应了我的邀请。入座后，通过闲聊，我得知她已离异，无子，到美国某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归国不久。

除了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妩媚外，马伊娜变化不大，仍然是“五四”女青年的齐耳短发，只不过曾经的黑框眼镜被某名牌金丝边眼镜代替。初见冷场，我没话找话随口问起中美文化的差异，没想到马伊娜进入角色，面带微笑，十分学术地系统对比起来。经她允许我点着烟，像专业捧哏的相声演员那样“嗯啊”不停，心里嘀咕，大钱怎么会惦记着这么一个姿色普通、寡淡如水的女人呢？

所以，归根结底，中美文化的差异还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不同。马伊娜扶了下眼镜，做总结。

你还记得钱总吗？大钱，高中时爱穿AC米兰球衣，和你坐过一学期邻桌的那个转校生。我趁马伊娜抿咖啡之际赶忙见缝插针，直奔主题。

他呀，咬着勺子的马伊娜用了五秒钟恍过神来，记得，那会儿他不爱说话，但很有礼貌，每次问我问题时都会用他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请”“麻烦您”“谢谢”等敬语。听说他现在是老板了，有同学在QQ群里留言说，大钱都进福布斯了？

暂时还没有，不过也快了。我接过马伊娜的话，随便挑了两个与大钱有关的段子，稍加演绎讲给她听。书读得多就是不一样，马伊娜并不像我等俗人初闻大钱生活方式时那样惊诧羡慕，她眉头微皱，专注倾听，不时轻轻点头，比我更像是记者。

你是说，大钱，他找我？马伊娜用手指了指自己，又用疑惑的眼神问我确定吗？

我不假思索地点头，顺便又补充了些大钱是如何找到我，又如何叮嘱我务必找到她的一些细节。

这都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他找我做什么呢？马伊娜盯着桌面上的咖啡杯，将一缕掉落在前额的头发拨至耳后，喃喃自语。直到这个时候，她那平静如湖面般的脸庞才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澜。

我也很想知道，已是省内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为何突然要找你这么一个与他完全不是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女同学……我当然不会傻到把心里话说出来，我又给马伊娜续了杯咖啡，灭掉烟，清了清嗓子，像机场书店的电视里那些秃头大师一样，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地说着早已烂熟于心的台词。

我那点小伎俩轻易就被马伊娜博士看穿，还好她给我留面子，没有揭露我，装作被我游说成功，很配合地告诉我除了住宅电话外的其他联系方式。并让我转告大钱，等他再来北京时，只要他有空，



随时可以和她一起喝茶聊天。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反而使我有些不安，我诚心诚意地留马伊娜共进晚餐，她却以晚上开会为借口婉拒，这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内疚感。

我和马伊娜在她办公楼下挥手道别，望着她尚未远去的背影，我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拨通大钱的电话，以邀功的心态，事无巨细地向他汇报了我所了解的马伊娜的近况。

听声音大钱并没我预料中那么兴奋，他安静聆听，除了略为惊讶地插了一句“马伊娜离婚了”之外，剩余的通话时间内，他不发一语，好几次我都以为信号中断，连“喂”数声，大钱才不急不慢地说，你讲，我在听。这让我有那么一点沮丧。

我将马伊娜的各种联系方式编辑成短信发送给大钱，很快就收到他的回复，说择日来京当面谢过。说实话，临上飞机前大钱塞给我的那一万块钱，是迄今为止我赚得最轻松的一笔。只不过是帮他找个念念不忘的女同学，他就对我出手如此大方，我算就此明白了大钱的处世哲学、经商之道。

一周后，刚从外地采访回京的我在机场大巴上接到马伊娜的电话。她语气略显焦急地说，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你都关机。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又说，一会儿去五道口吃日本料理吧，我有事麻烦你。

我猜她找我八成与大钱有关，但也心存疑虑，大钱不会这么快就来北京同她见面叙旧了吧？果然，还真是如此，冷盘还没吃完，马伊娜就从包里掏出一张信用卡，推到我面前对我说，请帮我把这张转交给他，告诉他，这钱我不能要。

我瞄了一眼桌上某银行的金卡，大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

仅一周不见，马伊娜有了新的变化，她戴上了隐形眼镜，做了新发型，化了淡妆，红色长裙及好闻的香水味使她多了几分性感。

这不合适吧。我面露难色，把卡又推还给她。

没有别的办法了，昨天他给我时我就坚决不收，他钱再多也是他自己赚的，我没有拿他钱的理由。说这番话时马伊娜并没看我，